

觚

賸

觚賸卷六

分目

秦觚

兩大文章

蔣山傭

秦將禮客

櫟葉集

杜曲精舍

一康

石經

景龍觀鐘銘

曹全碑

鬼

七月天

米畫

慈淨

筠湄幽婚

栗兒

牧化

空中黃繖

對羊

崆峒鶴

樹蜜

水鴉兒

乳彝

旱草

天雨蟲

神僧

屈曼

白巾

金蝦蟆

飛浮石

乩書

高宮簷

觚賸卷六

吳江鉏 琇玉樵輯

秦觚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爲榮。臨之
斧鉞。不爲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
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皇朝摘華
之彥。疊跡蘭臺。捍圉之才。蜚英鱗句。如近日李徵
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
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

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得允其詞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竊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牒薦牘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

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熒熒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

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廻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旣壘之耻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尋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旣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

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
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陞而同時薦臣者
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
獵名達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賣教。天倫無顏。以
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
亦爲有覲。而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
行。急若風火。臣趨軺之限。雖延於戴星。而問寢之
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
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
腸迸裂。其不可賣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

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
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存臣如此安所
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
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
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
明史開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
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人
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
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
臣仰圖報君俯述諄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
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
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
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
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
造不惟臣母子啣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
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藥方伯映
櫛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櫛以湖廣
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
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

大堂朝服正坐自刎其詞奏爲臨難瀝血陳情恭
謝天恩事切臣一介騷儒倖中辛丑進士選擢庶
常叻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已奉
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
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
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
劫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
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耻苟生此時
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
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敷又遠在原籍其餘二

子年未成童。熒熒孤嫠。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道。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賞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

捍圍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負七旬
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皇上廟
算如神。兵威丕振。么膺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
忍死須臾。以覩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盡而
已。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爲
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車爲福堂。而係頸自甘者。
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蔣山傭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峰三
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

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陶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
覽其遺編別爲一格蓋誼切淵陽不覺語之工而
思之亟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
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秦昌以來頗窺崖畧然
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
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
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惓惓勉以一代文
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旣遇周情
兼叨下問觀書杜史不爲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
邾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

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
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
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論旨烹弘羊之
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
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
臻以今所觀國維人表觀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
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
納規造郅之課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
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鑑之獻也閤輔荒涼非復
十年以前風景而勳勛之詞煩武器飛芻輓粟

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
營十里。於是强者鹿筵。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
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
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濯餐
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
卽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
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
維此哲人。庶興哀於詩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
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
誦。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

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畸僻往往類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畧將軍皆秦人勲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人見多在意內書堂麗幢八人肩

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譙幣，稠疊雖疎，交必飲意而返。勇畧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僞職來歸，勇畧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逡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畧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玉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嚙嚙歸館，易稿更呈，率以爲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演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爲改服。唯故舊寒素，欵門求謁，則禮接有加。

是知風塵延攬卽功蓋天下者未常不留意也

榦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
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頤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榦
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爲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
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
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視有山毫
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峰下剩得南天萬里
閱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
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沈淵底魚

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鈔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
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
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本武功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
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致之不可得因捐
二伯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迎而居之雪木
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壺天者
數晨夕矣五陵固多勝槩而杜曲爲最所買精舍
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

安樂窩一二宰相協力爲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
或少閒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閒致郊坰
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
於水田麋鹿遊於苔徑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
則白雪千峯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天秋則霜葉
醉楓忽成丹嶂加以魚鳥之會心烟霞之娛目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鸚谷鳳原豈足方比老李生坐
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
食而長子孫唯有偕耘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
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賢未易卽致

存北書以見緇衣之好槃澗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爲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
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禎奉使祭告西嶽徧訪名
勝偶遊薦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
關中三季不如一康錄其小秦莊襄王墓二首而
去康譽大播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蜚英
馳藻望重三雍己卯歸試秦省以第五獲雋觀乎
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
有同符蓋其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
始末走書頻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遣其嗣子叔青
往盤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
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
鳳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
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
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
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
神龜元年以王

瀾劉耀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
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
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剏繆建
石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
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
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
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倣歐
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
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
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

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及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摺本庶幾稱善焉趙子函名嘯啟禎問孝廉監屋人所著有石墨鐫華按此和在熹平後錢牧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

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觀鐘銘爲唐睿宗書。因去洞遠而擲者必塞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簡雅。書法適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敎。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閭苑圖形。但名在騫林。而韻停霜廡。朕翹情八素。締想

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
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鳧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
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壺翫
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庶其曉散
靈音鎮入鵷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鵲鵲之闌
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字攸鐫
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
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
廟旁延光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
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其後歟爲景

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郃陽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人爲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嵩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醵錢鑿石蓋亦去思遺製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

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鬼祗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鬼說以爲鬼之雌雄其孳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爲吐也

七月天

滄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艱服闋皆補秩關中余至白水一載道洲乃令長武夙奸僣諸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其復舊

云才到鵜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
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
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
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子
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毳毳。私挾懷中之錦。
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賓。瑜何生亮。都
付荒唐。思悲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
邊解觚。尚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
旣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
來僮僕。半葬於懊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於汨羅。

江畔辱藩侯之招簡

今楚南方伯

問生涯原是之無竊

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

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百劫幸畱殘喘謂斯

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

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閭閻之觀下除書而

分列五方

補止五人分五省

偏處蕭瑟間闕之地潘輿未

遂毛櫟遄征一至於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邠

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驛而罷於奔命歲儉

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卦前者此物居凹唯穴營

窟者何嫌更且賦逋萬千只皆鳩鵲授受類玄黃

之戰前者已傷。麤電若神鬼之驚。後來尤酷不受。則明明民欠難逃。捐櫬之條。受之則纍纍帑資。立蹈考成之罰。昔僅憂生於瘴癘。今則坐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消。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差。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簪柑。閱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餘冰無追泮之時。尚客擷筭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

被嚴陵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人。雖老米三餐。迨弟居。豆、豆芽兩頓。記與君京邸有老米三餐兩豆芽之謔。比官柳下猶然。舊家風也。庭前朱荔。偏間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名。立秋十日。小魚出水。能飛。予有句云。狀類原鵠。殊少肉。試甫踰時。同乳燕未全衣。其味頗佳。踰時則不出。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韭爲豐。園乏嘉蔬。土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餽。卽稱珍。蕪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

種顛毛。怕聽銅琵琶。劈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
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爲淹
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
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
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
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踣難容。當諗我
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卽此書已見一
班。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
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去。計其時
止七閏月耳。蓋亦有預兆焉。

米畫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眞蹟許魯齋方正學兩
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也許云樹色模糊蘚
逕平人家只隔水泠泠白雲不解龍從出遶却峯
嵐一半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蒼茫雲樹隱南
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簞風

慈淨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淨嫁於馬氏善畫觀音像
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
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嚴密深靚可居馳

裴欣鬯者卽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爲余言之。

筠湄幽婚

宜君楊筠湄素蘊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
湄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垂髫女子碧襦紅裳含
笑歛戶曰妾卽君之婦劉氏也良耦未諧蚤歸泉
壤然誼托絲蘿理無幽顯故不憚遠邇書幃以成
委身之願筠湄性本清狂遽近擁之衾稠繾綣貞
體宛然自此及夕卽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
流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最之筠湄因詢以科名
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

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
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栗兒

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栗兒生而清眸纖
指竟體柔艷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栗其宋家
玉乎隴西刺史與其州心閉政裕工於子墨州之
鄉老以栗名上刺史署爲侍視青衣刺史雅善鼓
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絃栗輒攜小
狻猊以從拂石几藝名香終奏佩氤肅立無倦容
以是闢扉而入放衙而歸栗唇恒沾墨藩屬蘭餘

芬拂拂出袪袖間。者無不歎刺史風流亦美侍
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羸奉刺史教
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
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
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
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刺史後數日公子
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
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
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粟再拜嘿
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

生新月、半窓清簾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
栗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
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
夕？我無以喻我懷也。栗性不勝勺捧，卮徐進三爵。
以後雙靨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
關中，貂轂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楨耳。繡
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
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
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沈水，相以輕
綃，吹芳語，綢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

栗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
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綬入境而城南
臨饌然刺史也能勿畏耶栗笑攘袖腕微拂公子
頤曰尋春較晚惻惻芳時怨且不免遙言畏乎公
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爲圖小像以誌弗諼栗
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畚時小損其黛則
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
向栗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爲夜光以終
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
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袴

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衮衮不
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纏
繆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
成之。旣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
之則雲雷之氣升。鵲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
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訕於
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觀於粟。可以慰
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
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牧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
羊山陂偶與坐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
迫視之但見其口爛出如纒俄有青焰從喉間吞
吐不已閱二時焰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
民遠近奔駭以爲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
元貞曾目覩其事

空中黃繖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粟署爲余言康熙
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
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

高聳入天半，燦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登收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齧者奔者，卧者奮者，各自成對，不紊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覩。未幾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

爲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爲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雛今是山途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上中南方地溼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喬口詩云樹蜜蚤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爲拐棗其實拳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

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况蜂以釀蜜達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啣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又何必強援以爲奧博耶。

水鴉兒

關內呼黃鶯爲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睨睨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晴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金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乳鑿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鑿之。得一銅器。狀如

孟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硃翠斑斕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用者橐以入城醫師席姓出千錢易之徧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鑿也古文爲祖下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彝獻因錄其子於邑贊

旱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卞草部齊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謂薺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薺藜子獻者余却之曰豈有

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惟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
野獻蒺藜爲旱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螽蟴蝻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蓄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僧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徧暇日緩步
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颯聲風雷驟作羅生闔
戶少息出遇一僧毵毵披髮覆被肩而布衲芒鞋
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
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
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
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
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
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
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其酒旣再行僧曰寂

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
姝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雜鳴旣而咸呈妙
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星走
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
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
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
上人也不謂塵途遭茲神異我將從師爲汗漫遊
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
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
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洲泮

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
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
此我往覓杯茗爲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跳躍而來
張口向羅僧至此去羅生悽怖欲絕涕泣求歸僧
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常飯我有薄
物奉君爲壺餐之報因傾小甌藥丸如豆斷庭前
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殷那十五鬼井奇禳
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身在嶽
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
九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

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戌磨之藥
化火發屈戌鎔爲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割
地成圈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割則不成矣
日以爲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
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卽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
之分野也

屈曼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
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
間有年少書生烏巾戎袍卽小呼吸俄而口吐一

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黠者在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筆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

珠爲之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間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爲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

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鑪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註援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尋化金背蝦蟆以爲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睚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爲玩石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歲出浮河

面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此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此仙甚謹康熙丙子科
祖襲典試出闈偶詢他事此忽書云我乃延安府
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
仇生入場汚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爲之雪冤
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
義至爲怨鬼所阻旣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
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
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
禁闥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蒲城原于辰宿伯 白水奚 湛清修 閱

門人慙 宏仲含 男 昭威輦 訂

觚賸卷六終

孤賸卷七

分目

鼻狐上

五章

小本自起

六貞女墓

炎台丐

焚旗

天涯亭

雪邁

百歲觀場

逍遙居士

花乳糖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墳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徙民

產卵

浚濠得碑

西園瘞瘡

舒氏義烈

廣東月令

惠士陳言

木中少女

八分書

觚觚卷七

吳江鉅 琇玉樵輯

粵觚 上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舊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棟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

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盲。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奉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陂塘屈曲
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
水康熙丙子五月爲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
薪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己卯五月初十
日忽自起立於木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長蒼
翠偏反殆如鶴羽襍襍勢將飛翥也合邑驚相傳
告以爲余蒞茲土故有此瑞欲以上聞余曰此天
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衆議乃息是村又有龍
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僞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爲雄徵餉於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酌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迨於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妝儼然其家合葬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雪應爲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監聞聲卽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卽納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伸頸微存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羣監噪而聚觀焉

焚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首各主其一康熙甲

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史曰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
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
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
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
悉爲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
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
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

流落而終

雪溝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
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
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
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
翫見一丐者避雪廬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
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
不曳杖者耶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
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

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

涵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扉屨。

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
後畧涉詩書。就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
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
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
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
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
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
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
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
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

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討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闔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贍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

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

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蛾老去，林

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爲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遣之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淥

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
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瑶湘能詩擇婿得故
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差
先倚而和之瑶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
發深廬中聽者有月笙雲歎之想未幾孝先卒瑶
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遙居士蒲衣爲刻逍遙樓詩
梁太史藥亭寄示瑶湘書云聞瑶湘讀書余甚喜
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子故甚
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
授以詩上口卽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

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邇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燕饗嘉勞贈答儀文縛節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爲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深廬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

遍俾我冷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示
當在瑤湘未字孝先時瑤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
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桤、麩、柳、酒、而外又有
檉糖、占城國東廂寨及東洋諸處樹名丹檉其本
在草木之間微有疎節餘似檳榔葉似蒲葵三四
月間白花生於葉底異穗同莖香朶纍纍採其莖
則白乳淋漓而出繫筒盛之取熬成糖較蔗霜更
爲甘瑩然必成於花時猶婦人之育而始乳焉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疾白其師石濂曰某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閏辛酉到甲戌之閏五洪潦侵龕意將茶毘見夢於和尚以法體不壞爲言合山禪衆夢亦如是致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坐無異定中僧也

粵社以榕

學者目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卽
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
曲爲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牀俱在南牖下。伯
牛卧牀。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歎耳。南方僑梁之
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
曰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蓋冬月潦盡
然後徙杠與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
策馬褰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厲
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
而壽。郊廛鄉遂無不有社。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

氏殷人之以松以栢亦猶粵之以榕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纁投於

地復命左右薙髮留辮索戴纓等披袍曳履若患
狂譎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
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曆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
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
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
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
持版入見肅行曲跽不愆曩儀縷指輪詞猶誌陳
牘宰爲順天劉肇琨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
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
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旣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

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爲歎異，贈以多金。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根屏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廛。而老樹之產於幽崖邃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險，置爲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荔根屏者。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鐵榦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花散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翥

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夭矯、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梔、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爲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蘭次爲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蘭次爲紅豆詞人。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爲莊頭村家以莠素馨爲業
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素馨者
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
縣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
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
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風暗入秋衫膩籠月微
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扃明
崇禎中名姬張喬歿後風流之士醵錢捧土葬之
白雲山梅塢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

相間爛然如錦。是曰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狔。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嫲。謂子曰崽。子女末生曰盞衣。一襲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闌。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爲歪。音穩。人物之短者爲喬。音矮。人物之瘦者爲奚。音區。山之巖洞爲石。音勘。水之磯激爲泵。音聘。蓄水之地爲逃。音泔。通水之道爲圳。音浸。水之曲折爲𠵿。音囊。路之險隘爲卡。音坎。隱身

忽出爲𠬪音或截木作塾爲不音墩橫木上關爲
𠬪音拴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
以華作葦以茲作茲以悵作張以閤作閤以𠬪作
𠬪以曷作曷以聞作聾以隣作隣之類率皆仍訛
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子授
受相沿遂成銅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鴛鴦壙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
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卒楊親詣虎丘相地
塋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爲鴛鴦兩字壙上歸卽

自劉遂合葬焉。吳人稱爲鴛鴦墳。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嬋娟事可傷。閨廬無此劒。紫玉不成香。俠烈光吳岳。流傳白野王。千秋蓮沼上。人見紫鴛鴦。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爲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成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關中。遊慈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

遶其外、菰蒲積其中、而風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雖亘古常存、而滄桑之幻、亦何時不見哉。

兩海賊

周王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爲業、所轄繒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玉等鷓鴣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

藩可喜許之卽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
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
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
令王亂而去可喜開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
玉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
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徙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
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
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爲內外稍

踰跬步死卽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
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
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
民乃有寧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閼
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
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鵝卵連下六枚闔室驚
異褰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尚
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
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
築壘爲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
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
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
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積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
似詩似議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燼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

父爵爲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
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
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
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
怨懟放言訕上有 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
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
巡撫金僑交驩僑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賁詔至廣
西之信聞命卽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畱五仙門
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僑遂
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

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骨餘燼瘞
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
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徬徨涕泣
不知所爲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
國棟與吾輩同起厠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擢位至
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
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僞周曾無一
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

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杯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追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于剡。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

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艷稱焉。

廣東月令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

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

蕨拳輸粉

魚苗生

蜺降於霧

木綿吐英

三月

杜若芳

石竛楊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圻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鯊入山麓化爲虎

樹蘭綴珠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椰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鈞割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繭

素馨結爲燈

薤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

翻風

黃柑分指

河鮑乘潮而

上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閑

八蠶之功畢

嶺梅

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蔽葉

黃雀復爲

魚

巖蜂聚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舊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
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畧
相同唯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卽較之江淮亦
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爲廣
東月令廼知炎暄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
早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
悠而婉諷揣斯衆感伏額嚴鈴其詞曰陳爲密雲
錮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遇隆聖天子之知得
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
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洞痼應未懸殊
夫蒞茲土者未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
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
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

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
願始覺說痴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
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今一路蒨屋無餘光詎
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伎草環生
榮戟之間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
社之狐媚思競獻吠籬之犬諂欲爭行蟻射潛飛
中含沙而誰卹鯨吞迭告置漏網于弗聞以致魚
泣釜中未見楊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
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鄰緩視蓋思孺子入井奚
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黠靡申慘捐生而刎頸

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梟名
僅疑香于臥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于空庭
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濱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
徧省非載鬼之事不然干謁阻于故人豈熱語遂
鎔冷鐵不然投金溺于幕客豈外鑠立化堅冰或
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
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倏矣歲將改
籥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
倘一日者元龜協卜台對楓宸丹鳳銜綸敕還荔
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

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蠡測海隅輒思就
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怨坡公今而陽城曠官
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震
源猶在何妨仰竇神龍敢剖牘以陳辭謹伏轅而
待命

木中少女

維楊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鐫
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臥纈髮冰肌以右手
掩面左手蔽其醜啞爾微笑隨凌波以去而狂風
并作蓋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漈子陳恭尹爲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羸縮其書以應之間筆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卽遇物買放貲盡乃已蓋珊瑚麟鬬未免以多藏取議而追倣墨礦之換者其致遠矣

南海吳

雋謂遠

高明區尚文公振

閱

門人黎

鉉玉升

男

蕙叶聽山

訂

觚賸卷七終

觚賸

卷七

粵孤上

三

臨野堂

觚賸卷八

分目

粵觚下

張將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達縱暴

跛金

禍兆斬頭

偽牘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阿魏

月中仙樂

綠飄

石言

著書二家

孟謀絕句

觚賸卷八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粵觚 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政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郎國公高必正者闖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寧孝

起出爲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卽於其旁築

爲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苒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白石獅

粵東旣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爲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白西雍建爲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舫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訥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

雍正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猙獰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晷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卽攜僕被夜宿殿廡之側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炷乃同

榜耳驚喜而悟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傲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

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
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
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
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
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
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
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
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爲章赴募楚雄訪其父老得
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
脾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

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
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
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
說舊平西。峒嵒天半起觚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
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
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巢雲垓奉使琉球
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爲梭子形。上下
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

桅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口官司啟閉柁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緇黃贊唄其魚漸沈然鱗鬣轟峙猶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數日將近伊藍埠悞泊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四起恍惚晦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溫鎮抵那壩港人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貴官子弟爲

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
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
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是役於五月啟行
十一月始回舟復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
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爲祟逝後
剖去驗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
取置經案久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
鵞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鵞血噴發而骨

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鴛血可治數飲遂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萎寺名獻花以此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罇杯竿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卽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癢疥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

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
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閨聲亟呼監往視監
遇瘐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
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爲把竿之
戲竿長二丈以篋簪爲之簪節瑩皮其光可鑑教
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以爲樂其
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跛金

金光字公紉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畧尚可喜從
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

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
可喜遣健卒追還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
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
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
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
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
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
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
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
得脫王大忿悲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喘忿益甚光

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卽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

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禍兆斬頭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衆謀逆送卹僞周自稱
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
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
於義爲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追也

僞牘諭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而
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僞命爲將軍聚
衆邵武山間蔓延衢信其所領卒皆髽頭露足輕

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標掠官兵莫能
誰何時吳畱村公開府入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
通使爲憂江右有翁韜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
僞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
發書怒將殺之僞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
要勒兵數萬水戰見輕山關猿捷而馳驟平原非
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
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
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
決韜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

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
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
下之有幹畧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
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僞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
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
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
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荆飛之勇成連賈
之功可謂奇矣

男蕙卜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
公刺以觚牘爲請蕙攜謁焉羽扇流風令人欽

挹揖意而言曰予卽粵觚中所載僞牘諭降之
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予
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爲公所知者予自江賊旣
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關委
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澎湖三十
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
予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鷁首不數
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軍施公朗題
敘載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
鑾輿北幸得邀顧問時上御日本貢刀令予

解脫
卷八
六
跨赤驪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
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勵尋轉叅戎量
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
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
觚餘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微之遺意惠
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爲惜詎公建
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
錄其言于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

爲營卒所掠氏志堅意決衆莫敢犯舟行至小孤
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
夢訴於其父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
殯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章重緘密紉
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嫖
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詩聲向夜悲何急猶記
燈前讀楚詞一曰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
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畱羞塚在姑蘇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

縣通州王孝廉兆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翳翳獠民居之蓋亦一蠻絡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無屋宇卽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爲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者衆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爲人仍入吾國復爲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鄰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腳下垂簷間肉毬如

五斗盎滾至案前迎而捉之間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阿魏

諾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金誌於此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爲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剩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幢中擁綵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繽紛霞裾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

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
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爲誰從者曰我
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
會留讌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
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閣人啟扉驚以爲
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章本順德民
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詫其
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
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檄還粵東吳自
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綠瓢

滇中猓獬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大箐中畱四五年糧此猓漸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鉅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麋鹿爲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

石硯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

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然嗜硯之意終未釋然
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
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
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
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
其山產石類城功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
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閔也未
至峽十里爲大巖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境峽山
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鑿凡十一北
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黝黝不鮮佳者亦

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木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
星密灑如塵眼大于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
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
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
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
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
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
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
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
曰朝天巖

土人名山
坑爲隔裏

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

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堊壁斜蝕及燒損几案處蕉
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
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
其石太如譬猪肝曝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
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
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
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
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
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寶石工裸
身盤盛絺膏然火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

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
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
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
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
取石一人秉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
鎚一人捧燈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
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
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
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
或如鹽澁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

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
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
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黧然
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
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純素近坑白中
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紉藻朱碧瑩然繡
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
工稱爲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
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赤
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鸛鵒眼

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
瞳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
膩有生氣鮮潔舊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
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
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
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
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灰水
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
引水閤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
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

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于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直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旣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

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慰于真宰也。我邑潘耒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晝掩。蠅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疊架磊砢。堆床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奚爲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磈礫。明珠文貝。沈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紈。辟雨之毳。子曾不是求而耽情于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

金載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藏弄不如圖書兩手
三硯爲已多而累累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
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氣
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爲石在天爲星石之爲質頑
然麤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
呈祥甲乙品於衛公袍笏拜於元章要其程功而
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
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鋌發墨華之葱蒨貴
利用而不窮故宜取于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

萬里滄江一峽束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
寶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岐三洞
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遠古莫啟誰鑿鴻濛創剖端
紫唐斲其膚宋入肌理轉鑿轉深今得其髓三冬
水落良工是謀傳瓢涸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
麤剝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瑤其質則膩若搏粉纈
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冲
然而翠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暉蒸爲紫雲
馬肝純色火瘖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
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酡顏天孫七襄而錦文水月

清華凝爲蕉白平鋪鮫綃橫截崑壁雲霏霏其端
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蔥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
青花最貴隱起石膚乍沈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
於遙天魚兒戲于清渠綺縠之理蹙沓蘋藻之影
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
睛朗朗碧葦重重如珠剖蚌如月麗空紅爲丹砂
黃爲象牙圓爲鸚鵡長者爲鴉或孤標而雙映或
三五而橫斜象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
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鷓鴣之
斑蟊血之邊各絢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鬪妍天質

美矣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
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面定顏武畱精純去
苦竄因圓成規遇方爲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
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
爲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
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瓢身而瓦脊或鳳咮而鶴翎
風田之文惟肖琴笏之德可銘於是鑢以散粟之
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
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呵而成津手
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鱗鱗融沁停勻石與

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耐醇磨之無聲浣
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畱運轉無滯墨飽固恬
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做使心忘手使手忘
器故當妾視龍尾腰蓄金星澄泥斂色雀尾銷聲
彼洮河與鼉磯迴莫敢與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
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涅不藏溜滌不畱垢幽
人之潔也廉若內含溫玄外著貞臣之烈也暇不
掩瑜質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
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爲真
色無味之味是爲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

之浴之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
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
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
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可以共賞
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穫不虛傳
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
莫不連載兼乘轟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
鳬唯此脩脩與吾爲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
詫奇珍于鄉里而壓風濤于江湖也客乃慙恍自
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視林不知日之旣暮夫

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
文、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爲我有矣所取不
已奢乎

著書三家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
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爲吾鄉顧亭林先生所
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
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
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爲南康太守以重貲購刻
并以己名實非廖筆顧與張與翁皆隱君子所謂

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粵石者必曰端硯。稱粵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孟謀絕句

關中詩派多尚沈鬱。邵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爲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詩曰：莊襄塚。金白雲齊。頻視長安萬井低。誰指韓生傳古墓。教人錯認灞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庚辰孟秋。錫觚賸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

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新會黃河激葵邨 番禺王 隼蒲衣 閱

門人林英杰木夫 男 鶴升霄客 訂

觚賸卷八終